

早些年,我曾经在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工地待过,借居在山窝窝里的一个小小山村中,恰巧赶上过年,年年过年,倒也不奇,偏偏赶上社火,还是三年一小火,五年一大火的社火,就相当难得了。山上山下,山里山外,好几个村寨联合起来,组织这种类似西方嘉年华式的全民大联欢,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社火渊源久远,始起湮没无考,但这种属于辛苦劳作,挂锄歇犁的冬日暇余,恰与与一年到头,团圆过节,合家快乐,村寨平安联系在一起,是远离大城市的山村人,心目中最向往,最憧憬的大事件。在这个远离农事,彻底放松的日子里,赶上社火,哪有缺席向隅的道理,各村老少,凡走得动的悉数出动,凡腿脚不便哪怕搀扶着也要翻山越岭,如约而至。一眼望去,山坡小道,林间蹊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凡表演者,皆一式化妆画脸,凡游逛者,皆尽量衣着整齐,凡姑娘媳妇,皆描眉涂脂,红袄绿巾,凡少年儿童,无不手抓山乡特产,核桃栗子之类,边走边吃,笑逐颜开。游商走贩,叫卖其间,补锅补碗,摆摊揽活;拈香礼佛,鞠躬作揖,走亲访友,嘘寒问暖……这一切,让我们深切体味到“乡愁”的泥土滋味。什么是乡愁?就是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所承载的大众记忆。而最令人牵肠挂肚的乡愁,莫过于一年之中,这些个一个挨着一个,过了这个盼着下个的众多节日了。而所有节日之首,莫过于过年,而在太行山这个偏僻的山村中,过年之中最难以忘怀的,又莫过于社火。

闹社火的这一个“闹”字,充分表现出中国人好

聚不喜散,好热闹而不喜冷清的本质。这是我们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中,必须以协作劳动来战天斗地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彼此依靠的传统;也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屡经挫折而不败的底气。正因这种抱团的心理支持,互助的合力同心,才能挺立在这个世界上五千年不绝如缕的精神支柱。可想而知,一个村落,一方水土,养活一众人百姓,正是因为这些生于斯,食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于斯的最底层中国人,千百年来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得到丰收的喜悦,也共同经受着天灾人祸的熬煎,不仅在物质上,更包括在精神上,所产生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一种乡土情分,成为植根于灵魂深处的基因。

俗话说得好,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在这个大前提下,无论曾经有过的分歧和异见。隔阂与误会,便统统不在话下,置之度外,这种中国人的豁达心胸,正如鲁迅诗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有过无数历史事实,可以用来资证的。正是因此,或者由于此,逢年过节,必有聚会,合家团圆;缺一不可,成为我们中国人历久不衰的一大盛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对于节日的兴趣,恐怕是最浓厚的一个民族了。而要观察一个家庭,一个族系,一个村落,一个集市,那些普通老百姓最丰富的表情,最本真的内心,那就是在所有节日的重头戏的年货中,走进那些忙了,活过年的男女老少中去。那热闹场面,那欢乐气氛,那兴奋情绪,那眉眼里透露出来的愉悦感觉,有钱过年,没钱也要过年,你就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乐观主义?什么是中国人的求



现实生活

很多人不知道微信公众,说老实话,我也不太明白。有微信的人很多,的确是好东西,熟人朋友相见,掏枪似的

拔出手机一扫,很神奇地勾搭上了。可以免费传递消息,可以看朋友圈上好文章。我永远在潜水,老眼昏花,字太小,瞅到什么算什么,翻几页算几页。

后来才知道还有个公众号,微信必须互相关注,要人家批准了,给你面子,才能看到对方的发言。公众号用不着玩这把戏,谁都可以关注,仿佛我们当年读书时的黑板报,镶在走道上,公开免费,带着宣传意味,想看就看爱看不看。公众号应该如何注册不了解,它与我压根没有关系。

也是无意中知道自己被别人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类似的事过去遇到过,譬如微博,就有好几个同名同姓。这事没办法说理,

微博的认证很随意,起啥名字都行,拿你名字开涮也无所谓。我的微博账号都是网站代办,譬如新浪和腾讯,他们为我弄好了正版的,加了V,大家都知道别的是假冒。

微信公众号不一样,因为没有,没玩过这玩意,有人堂而皇之地就用我头像注册了,很多人信以为真。我的性格向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忍则忍,能马虎便马虎,后来看到发布的文章实在不像话,便写了一篇小文章,声明自己没有微信公众,请同志们不要误会。身边的朋友见到申诉,上网搜索,发现那公众号还在不断发文章,标题越来越出格,最新的一篇耸人听闻,居然是《妞,让哥摸一把》。

气愤填膺的哥们主动为我投诉,都觉得

微信公众号的麻烦

叶兆言

这事不能再忍,不能再挂着我的羊头,卖别人的狗肉。很快查到注册地址,在福建某地,办法有两个,一是起诉,告他侵权,一是让网站封杀。毫不犹豫选择第二,毕竟打官司烦人,犯不着。感觉这事不应该太困难,用了我的头像,显然是严重侵权,没想到相当麻烦,程序之复杂,差不多就是二十二条军规。

只要是投诉,最后还必须本人,要输入这号那号,让一个记不住自己账号密码的人来完成,绝对崩溃。好在我女婿懂,能够通过遥控,帮着找回微信的账号和密码。按照网站要求一步步深入,最可笑的一幕,是手持自己身份证拍张照片,发过去,用这种方法来证明你是你。

基本上就是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时间,仿佛自己犯了错,只有罪犯才会被这样对待。很伤自尊,很荒唐,用别人头像注册公众,非常明显的冒名顶替,反倒不需要手持身份证拍照片。这叫什么事,太欺负人,招谁惹谁了。



查济古镇(油画) 熊建奇

实心态?人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这是个伪命题,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这一盘散沙,常常表现出坚如磐石的团结,慷慨,强硬,同声共气。

社火之闹,白天划旱船,踩高跷,晚间敲锣鼓,放鞭炮,而以年青人为社火的主力,白天折腾了一天不嫌累,到了夜晚,社火的火一摊一摊点燃以后,更是精力饱满,追逐打闹,跟头把式,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一伙一伙,一拨一拨,聚在烟雾缭绕的火堆旁边,一边扒吃烤得太焦的山药蛋,一边忙不迭地敲响手中的锣和鼓,将热闹进行到底。社火

社火,虽然重点在一个“火”字上,其实在夜晚的山村,那社火的光亮有限,五步开外,便不辨面目,远看,山高林密,月色如钩,近观,篝火袅袅,夜黑如墨,根本分不清哪村哪屯的人。尽管三五成群,谈笑风生,尽管呼男唤女,鞭炮声声,令我震惊

者,侧耳听去,所有的锣鼓队,无论明处,暗处,无论近处,远处,无论轻重,缓急,无论快慢,起停,竟都能敲在一个点子上。那鼓声,其节奏,整齐划一,其气势,有条不紊,锣鼓队很多,本村的,外村的,响器或大或小,成员或多或少,只要一抄家伙,开

始也许和整个社火的鼓点不太谐调,但用不多大会,就融入这种近似狂欢节的快乐当中,这就体现出我们中国人的最佳禀赋了,总是把大局,总体,放在前面,局部,小我,在举国上下的大目标下面,便无足轻重了。

节日,中国人所以过得如此融洽,如此愉悦,就在于这一天大家都能放下自己,而想着别人,想着大家。大家都读过唐人王维的一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阳节,在一年中,并非很重要的节日,即使这样一个很普通的登高望远的老人节,就因为一个人的缺席,而让全家人感到不那么圆满。

其实,我们现在过的元旦,与宋人王安石的《元日诗》的一年之始,不完全是回事,民国以前的中国,中国人使用的是旧历,也就是农历,农历的大年初一,为现在的春节,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这样一来,公历的元月一日,便成为元旦。因此,“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气候,其实是农历的春节。但中国人是不怕节日多的,所以,阳历的元旦要过,阴历的春节更要过,如果说,元旦,是彩排预演,春节,则是正戏开场。

特别是今年元旦,既是十二五计划收官之年2015年的结束,又是十三五计划开局之年2016年的开始,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日子,更值得全体中国人之为庆祝了。

第一次出境在越南过年,明请看本栏。

茶城来了一批君山银针,好的一万八千一斤,正在踌躇,要不要去买一点,听说主人把好的拆成小袋,一袋五克,一百八十元。于是约人一起,买了几袋。

君山银针以前喝过,是在汪怡记当时在金陵路上的店买的,也是小袋包装。因日久印象淡了,此次正好重温。

选一风和日丽之时,会集茶友生起炭炉,用日本纯银煮壶山泉水,泡喝君山银针,果然名不虚传,绵和,层次多,变化丰富,如得道高士,毫无烟火气而内蕴不凡。同时喝的上好的恩施玉露,虽然仍然幽细鲜爽,但相比之下,觉得有点硬和薄,比了下去。

君山银针属于黄茶类,黄茶不同于绿茶,是在制作过程中加了一道焖的步骤,和绿茶相比,别有风味。曾喝过蒙顶黄芽,香气特别,如荷花蕊中香,略有点仁丹的药味。喝过莫干黄芽、霍山黄芽等,均觉得不错。只是,茶城那家卖安徽茶的人家,不大有好的霍山黄芽了,老板说,做黄茶费事,干脆做绿茶了。

据说《红楼梦》中贾母爱喝的老君眉就是君山银针,这位老太也是行家,她不喜六安茶。确实,六安瓜片虽然甜和鲜爽,但不免锐利而稍生硬,不如君山银针醇厚细腻。

从鲜叶到茶,揉搓炒制,都是磨炼和提升,闷而能出奇,如人逢明夷而终能有所成。

不管你忙还是闲,花儿都在开,仅仅是人闲还不行,还得真正地不为世间名利所困扰的洁净的心灵,才不辜负了那些尽情开放的花儿,因为只有心净,才能完整地品味花香。

爱花的名人一串:陶渊明爱菊花,周敦颐喜欢莲花,王维独爱桂花,武则天对“花中之王”牡丹情有独钟,欧阳修对琼花有着很深的感情,还有老舍先生,简直就是“花痴”。

学中文的孩子对老舍的《养花》都不陌生。“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当做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他的文字中散发着的就是那种花儿淡淡的芳香。

老舍先生说他还成为养花的专家,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他不仅喜欢养花,更懂花。刚与胡絮青结婚那阵子,他们在济南租住的房子有一个不大的院子。“花痴”的天性也便暴露无遗,小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有盆养的,也有畦栽的,有紫丁香,还出人意料地养了一

大缸荷花。下班回家,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些花草中,打水浇花,施肥,捉虫,花自然开得更旺盛。

移居青岛后,老舍先生又把爱花和养花的爱好带到了青岛。他的《五月的青岛》,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就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者簇成几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也开着

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矮处,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院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心爽。”

不用说,打从老舍先生的身边路过,所能闻到的没准就是一股浓浓的花香。能闻到五月的青岛到处都是花香,那是因为他心明镜净,看淡名利,看淡得失,这样的人才会真正做到心净。而老舍先生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黄茶

卜建林



近几年常常用春节这难得的长假出游,曾经被视作隆重无比的年夜饭有时候是一顿飞机餐,有时候是异国小店的一顿简餐,与萍水相逢的旅伴共同举杯道一声:“一起过大年,有缘分。”其实,这样的缘分也大多只是十来天的游历。

去年的春节,恰逢女儿放假,于是有了她赴美念高中之后第一次可以团聚的春节。小年夜那天,在洛杉矶机场汇合。满脑子都是火锅奶茶生煎馒头小馄饨的她坚持入住“小台北”地区。在酒店办完入住,立刻去吃那顿她想了大半年的台湾“臭臭锅”。即便在加州的热烈的阳光照耀下,即便周围有各色餐厅、华人超市、面店、西饼店,给人的感觉依旧是八十年代中国小城镇的宁静与恬淡,感受不到中国人的年味,即便在这样一个华人居多的区域。

大年夜,是在琦琦阿姨家度过的,她是父母的老朋友亦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传奇。上世纪80年代初就来美国的她如今最重视的节日是感恩节和圣诞节,在那些节日里,她会摆上烛台,折好餐巾布,用考究的节日才用的瓷器,烤火鸡做圣诞大餐,同最亲密的人们一起欢聚。春节,因为大家没有假期,重视传统的老人们也懒得走动了,渐渐成为一声电话的问候。因为我们的

到来,她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饭后的节目是一起看春节晚会。偏厅的书架上陈列着几乎所有大陆走红的电视连续剧碟片,还有每一年春节联欢晚会的VCD。她也觉得近年的春节晚会有点今不如昔,于是,我们一起挑了蔡明郭达们鼎盛时期的某一年的晚会来度过这个异乡的大年夜,在笑声中,忽然有一种今夕何夕之叹。犹记得

有故人的地方就是故乡

忻之涓

我们送她去机场的情形,觉得她是去了一个遥不可知的花花世界,已然安定的她,如今种种菜栽桃树。从去年开始还养了两只鸡,体贴的美国老公花几百美元在后花园为鸡们搭了一间精致的小木屋。临别,她兴致十足地带我们参观她的“小农场”,告诉我母鸡已经开始下蛋了。看来,所有的梦想之终极目的依旧是岁月静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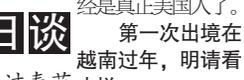
年初二来到了旧金山,约到了几十年未见的几位初中同学。东道主曾经是我的后座,运动健将,家境优渥,身量不高但极具霸气。我曾经在乔治·斯各特演绎的角色脸上找到过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与派头。话说“霸王”当年最讨厌做值日生,每次都提早开溜。有一次

我与同桌傻乎乎地与他赌气,在做完了自己的分内事之后,断然离开。结果被罚坐连庄,严厉的班主任令我们四人组罚扫一周,还从此对我们没有了好印象,一心想来同他算一算这笔旧账。不过,岁月让“霸王”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绅士。漂亮得体的太太,满口英文的少爷,一桌生活安康的老同学,特别丰盛的甚至有小龙虾的晚餐,让我这个耿耿于怀的小人实在开不了口。心里甚至生出一点小小的歉意,来同他们过这个三十多年未遇的大年的,是不相干的我,居然不是他们的女神。如果,当年赴美像今天这么容易的话,他们中的有些人的情感史或者会重写……

大堂的散客都撤了。老板也加入了聊天的队伍,原来,生命的前二十多年,我们学习生活的区域都是那么相近,逛四新路,在四新吃鲜肉汤团、在群众剧场看《龙子太郎》、到虹口体育场参加学校运动会。遇到故人,提到熟悉的地方和师长,他乡亦成了故乡。

临别,“乔治·斯各特”一声:“Good Luck”,方让人觉得,这是在异乡。女儿小朋友一声轻叹:美国人,他已经不是真正美国人了。

第一次出境在越南过年,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夜光杯